經武淵源

經武淵源卷之七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甫同梓

春秋纂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

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此非孫吳之所及也。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

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

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將孰有能。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又曰利而誘之。卑而驕之。然以施于弟。恐矣。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

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眾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

和民不鬬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此非孫吳之所及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孫子曰索之而知得失之計

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

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孫子曰。攻其無備。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

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趨其所不意。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吳子曰。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

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列之愛而貴之是為軍命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

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
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
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
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
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
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
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
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

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此非孫吳之所及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

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吳子曰。有不占而當避者。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師徒之衆。甲兵之精。三曰四隣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孫子曰。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

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吳子曰。用兵必審敵虛實而趨其危。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孫子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又曰。兵之所加。若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

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又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然以之抗王則悖矣。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

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六韜曰夫先勝者。先見弱于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

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

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

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

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

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

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

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

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此非孫吳之所及也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吳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

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遠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孫子曰。殺敵者怒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孫子曰。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孫子曰。將不能料敵。以少擊衆。以弱擊強。曰北。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

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鬭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孫子曰。半進半退。誘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孫子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孫子曰。其次伐交。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六韜曰。用兵之害。猶

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孫子曰。利而誘之。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春。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軍志

曰將驕而卒惰者必敗。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狥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

設備。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寇至而戰又何謁焉。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

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濟漢而後發喪。

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孫子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遂弗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
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
將能乎。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
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
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
吾有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
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
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

加勇焉。弗若也。孫子曰。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尉繚子曰。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柰何無重將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乃使請諸魯。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

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使為相。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

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又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

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

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又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內

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吳子曰。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孫子曰。軍無選鋒曰北。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頫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

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孫子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内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

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欘。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吳子曰。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晁錯曰。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

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問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犬。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孫子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鉤陰。西至於濟北至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

而反。荆州諸侯。莫不来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来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昨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孫子曰。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

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不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此非孫吳之所及也。）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

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鬪。氣奪則走。又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孫子曰。旌旗動者亂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吳子曰。用兵必審敵虛實

而趨其危。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敗諸鄑。

十有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孫子曰。出其不意。又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

食入享。遂滅息。（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然以恣淫慝忿矣。）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經武淵源卷之七終

經武淵源卷之八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 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 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管子曰。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國安得無危。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

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孫子曰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

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孫子曰。烏集者虛也。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笫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爲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

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孫子曰。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弃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冬十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三畧曰。乖衆不可使伐人。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

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

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三畧曰。亂將不可使保軍。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

人。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六韜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又曰。軍不可從中御。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軍之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

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

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孫子曰。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又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

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乘其亂而襲之。孫子曰。亂而取之。又曰。出其不意。遂取梁。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孫

曰途有所不由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此非孫吳之所及也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
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狥曰。校
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
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
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
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
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
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

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是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

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

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
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
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
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
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
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
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

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

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孫子曰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又曰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

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
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
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
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
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強中乾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吳子曰人馬相
親然後可使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
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
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

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孫子曰：殺敵者怒也。吳子曰：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

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狄師還。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

若之何。此非孫吳之所及也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孫子曰。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鄀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

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

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吳子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如此者擊之勿疑孫子曰半渡而擊之利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

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人速得

為善之利也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
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
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
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
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
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
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
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

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此非孫吳之所及也。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

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

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又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此非孫吳之所及也。

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

城。

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此非孫吳之所及也。

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

傳焉。胥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孫子曰兵者詭道也故近而示之遠又曰親而離之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此非孫吳之所及也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孫子曰軍有所不擊又曰不若則能避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

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又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輔隙則國必弱。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覇。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孫臏曰。解雜亂紛紛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禁

勢格則自為解耳 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服之則不溫夏日服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捕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又曰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 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将中軍。孫子曰。将者。智信仁勇嚴也。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将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為右。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

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又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經武淵源卷之八終